

国际经济评论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6.5-6

96 美国大选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全球贸易中的中国发展前景

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下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评欧洲货币联盟的困境及欧元的前景

国际经济评论

1996年 5-6月

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和谐不意味着完美，而意味着改善。因为，可完善性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将来和过去的完善。如果人类可以永久地进入极乐的希望之乡，那他就不需要智慧和感觉了。

〔法〕弗雷德里克·巴师夏《经济和谐论》

经济学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包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

〔美〕加利·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国际经济评论

1996年5-6月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
协办单位: 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编辑: 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
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15层100732
电话: 65137744-5773 传真: 65137549
世界经济杂志社
出版发行: 世界经济杂志社
社长: 戴晓新
副社长: 刘国平
发行部主任: 杨崇泰
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100732
电话: 65137744-5782
版面设计: 恒之策广告公司 (010) 62055453 62382445
电脑制版: 恒之策电脑中心 (010) 62382443 62382445
印刷: 新华印刷厂
国内统一刊号: CN11-3799/F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7-0974
广告许可号: 京东工商广字第0144
定价: 7.00元

目录

时 评

- (5) '96美国大选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金灿荣
(8) 树欲静而风不止 周世伦
评美国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
(11) “美国最终会延续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本刊记者 冯晓明
访美国前商业部副部长、现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顿

争 鸣

- (13) 冷战后美国的霸主地位还存在吗? 本刊编辑部研讨会纪要

专 论

- (16) 全球竞争中的中国发展战略 陈 平
(20) 世界何以至此又将去向何方? 张宇燕
(22) 环保对国际贸易的制约与促进 潘家华

'97香港

- (23) 回归后的香港对外贸易 俞可兴

财政金融

- (26) 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下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高海红
(29) 评中国财政资金的信用化 袁景州 温太璞
(32)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国际化 黄俊青
(36) 对外资流入的利弊分析 戴 丛 祖芳菲

国际政治

- (40)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评析 郑 羽



编辑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 主 编:** 谷源洋
- 副 主 编:** 李建民 (常务) 张宇燕 张 朴 陈东平 邵滨鸿 周立民
徐文洲 (常务) 黎尚彬
- 编 委:** 丁 辉 万善颐 王逸舟 王怀宁 王海军 史 敏 李 扬 李 南
李建民 李长久 李庆云 李晓西 华 民 刘国平 刘世锦 张 朴
张宇燕 张强岭 陈东平 谷源洋 邱晓华 邵滨鸿 李建雄 余永定
张理清 茅于軾 张志民 明 建 郑沛坚 郑秉文 周立民 周世俭
盛 洪 胡世英 夏 中 郭金华 胡鞍钢 徐 东 徐文洲 陶 坚
萧 琛 陶孔明 谢 平 谢杭生 袁元伦 樊 纲 黎尚彬

编辑部主任: 邵滨鸿

责任编辑: 王 宇(兼) 冯晓明 李明东 高海红(兼)

目 录

中国经济

- (41) 90年代的中国改革与发展 张曙光
(43) 中国的2-3亿剩余劳动力到哪里去了 蔡 方
(46) 关税调整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张晨澍

地区·国别

- (48) 一场无声的革命将继续进行下去 沈骥如
评欧洲货币联盟的困境、疯牛病和欧盟的前景 秦柳方
(51) 我看欧洲单一货币的前途

工 商

- (52) 巨型跨国公司: 对手还是盟友 鲁 桐
(55) 海外企业并购透视 周敦仁

专 访

- (58) 中国的变化是历史性的变化
——与基辛格博士谈中美关系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

人物与思想

- (59)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的经济思想评述 王 宙

社 会

- (61) 中国通货膨胀的外部因素 仲大军

随 笔

- (64) 一个半世纪的《经济学家》 于 泉

封二、封三摄影

海 军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5-6 1996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Add: 5, Jianguomennei Dajie, Beijing, China 100732 Tel: 65137744-5773 Fax: 65137549

CONTENTS

CURRENT EVENTS

- | | |
|---|---------------|
| (5)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China's MFN Status | Jin Canrong |
| (6) Comments on U.S. Unconditional Renewal of China's MFN status | Zhou Shijian |
| (11) "U.S. Will Eventually Give China with MFN Status"
Interview with Jeffery Garten | Feng Xiaoming |

ARGUMENT/ CRITICS

- | | |
|--|------------------|
| (13) Does U.S. Still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Post Cold-War Era | Editorial Report |
|--|------------------|

SPECIAL REPORT

- | | |
|---|-------------|
| (16)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Global Competition | Chen Ping |
| (20) Worl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Zhang Yuyan |
| (22)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traint and Enhancement to
International Trade | Pan Jiahua |

HONGKONG in 1997

- | | |
|--|-----------|
| (23) Hongkong's Foreign Trade after 1997 | Yu Kexing |
|--|-----------|

FINANCE

- | | |
|---|--------------------------|
| (26) Slow Decreasing of Importance of U.S. Dol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 Gao Haihong |
| (29) China's Fiscal Expenditure through Credit Creation | Chang Jingzhou Wen Taipu |
| (32)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hare holding Rights of China's Listing Co. | Huang Junqing |
| (36) An Analysis of Foreign Capital Inflow | Dai Cong Zhu Fangfei |

POLITICS

- | | |
|--|----------|
| (40) Comments on Sino-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 Zheng Yu |
|--|----------|

CHINA'S ECONOMY

- | | |
|---|----------------|
| (41)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 Zhang Shuguang |
| (43) The Movement of China's Excess Labor Forces | Cai Fang |
| (46) Impact of Tariff Adjustment on China's Economy | Zhang Chenshu |

REGIONS/COUNTRIES

- | | |
|--|-------------|
| (48) Euro, Mad-Cow Disease, and the Prospect of EU | Shen Jiru |
| (51) Future of European Single Currency System | Qin Liufang |

BUSINESS

- | | |
|---|-------------|
| (52) Giant TNC: Rival or Friend | Lu Tong |
| (55) A Study on the Mergers of Overseas Enterprises | Zhou Dunren |

INTERVIEW

- | | |
|---|----------------------|
| (58) "The Change in China is Historical": An Interview with Kissinger | "Focal Report", CCTV |
|---|----------------------|

PROFILE

- | | |
|---|-----------|
| (59)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Nobel Laureate D. North's Theory | Wang Zhou |
|---|-----------|

SOCIETY

- | | |
|--|-------------|
| (61) External Elements of Inflation in China | Zhong Dajun |
|--|-------------|

JOTTINGS

- | | |
|---|---------|
| (64) Economist: A Journal of One and A Half Century | Yu Quan |
|---|---------|

编者按：6月3日是今年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有关是否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报告的截止日期。自1990年以来，美国国会的一部分议员，借口人权、敏感武器扩散和贸易逆差等问题，在年度审议之机，多次提出议案，试图取消或有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现在最惠国待遇问题已经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乃至中美关系的一个焦点问题，引起中美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本刊编辑部邀请了中美两国的三位专家，请他们就这个举世瞩目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金灿荣先生；一位是中国政府官员、国家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副所长周世俭先生；第三位是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现美国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顿先生。4月27日加顿先生来华参加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美国高盛公司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国际学术报告会，本刊记者借此机会采访了他。

1996年美国大选与中国的 最惠国待遇

金灿荣

1996年美国大选年，除了选举总统，美国选民还将改选全部435位联邦众议员、1/3参议员和一批州与地方政府官员。其中，总统选举当然是最引人注目的。这次美国历史上的第53届总统职位角逐，不仅将决定由谁出任本世纪最后的一位美国最高领导人，而且将决定1994年中期选举后出现的、趋向保守主义的“共和党革命”能否继续下去，或以何种速度往前发展，因此，选举的结果有长期政治影响。

选举活动已成为今年美国政治生活的主画面，有关选举的种种考虑也已在影响美国内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其中包括对华政策。

两党候选人选情分析

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一般分为三个阶段：预选、全国党代表大会和大选。也有人把预选前各候选人长时间的准备活动（筹集资金、组织班子、确定纲领等），称为“隐形预选”阶段。

总统预选是两党内部提名本党总统候选人的过程；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主要功能是正式批准本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确定竞选纲领；大选是两党或其它党候选人直接对垒的阶段。大

选活动一般从9月初劳工节后正式开始，一直延续到投票日。今年的投票日是11月5日。

虽然今年两党的预选活动还在进行中，但是结果已经明朗，将由民主党现任总统克林顿对共和党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克林顿的竞选活动开局不错，目前领先于多尔，有望打破战后历届民主党总统均不能连任的规律。他的优势在于：首先，作为在任总统容易成为新闻关注的焦点，有更多机会显示领导才能。其次，美国经济形势不错，外交也无人问题，这是克林顿的主要本钱。再次，由于他在党内地位稳固，没有陷入预选战的“政治马拉松”之中，因此，一方面可以把节省下来的资金和精力用于争取关键的地区和选民集团，一方面又得以提前进入大选，以超党派的姿态争取中间选民。最后，50多岁的克林顿与现年72岁的多尔相比显得年富力强，这在崇尚“青年文化”的美国非常重要。而且人们公认，克林顿在竞选方面斗志特别顽强，演说技巧高超，善于调整立场，远非多尔所能比拟。

多尔在1976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帮助福特参选，结果败于卡特和蒙代尔这一对民主党搭档手下。1980年和1988年他又两次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均遭失败。这次是他最后一次冲顶白宫。

他的优势在于：第一，美国社会整体上正趋于保守化，共和党仍拥有强势地位，多数州长职位和州议会都在共和党手中，社会思潮和政治格局对多尔有利。第二，近来经济的增长没有带来收入的普遍增加，人们对生活的安全感下降，许多人因此对克林顿不满。第三，多尔从政多年，知名度高，深得主流派政界人士支持。第四，多尔的个人形象较好。他曾是二战英雄，这与克林顿在越战时期逃避兵役恰成对照；他个人和家庭没有什么问题，而克林顿夫妇却正被“白水案”等事件纠缠不放。正是因为如此，对克林顿及其夫人希拉里的反面攻击，将是未来共和党和多尔的竞选活动的重要方面。

目前，多尔在民意测验中落后于克林顿十几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自3月中旬多尔赢得共和党预选以来，他与克林顿的民意指数差距反而加大了。究其原因，其一是与民主党团结对外的局面相反，在共和党内部坎南仍不退出预选，代表党内右翼向多尔施压，使多尔不能迅速把立场调整到中间路线上，而多数美国公众本质上都属于中间派，争取中间选民是赢得大选的关键。另外，多尔在预选阶段的开支已达到联邦竞选法规定的限度，他要到全国党代会后才可以花钱竞选。其二，共和党国会去年在削减社会福利和平衡预算方面立场过于极端，使克林顿的任何主张都显得合理，结果削弱了自己的支持率，帮助了克林顿。其三，预选暴露出多尔的竞选才能平平，其纲领缺乏重点和吸引力，其竞选矛头还未对准克林顿的要害。

然而，多尔实际的政治地位并不象看上去那么糟。据盖洛普公司调查，从两党掌握的选举人票数看，多尔与克林顿差距不大。按照美国的选举制度，选民在投票日并不直接选出总统，而是选出538位“总统选举人”，任何人得到270张选举人票即可当选总统，而选举人票是归属各州的，因此地域政治就可以发挥作用了。目前，属于共和党或倾向于该党的各州共有242张选举人票，民主党也恰恰拥有242票，另有54票未定。另外，一旦未来数月经济或外交上出现问题，首当其冲的应是在职总统。

多尔要改变其被动状态，需要抓住如下关键环节：尽快协调好与布坎南代表的党内右翼的关系，把政策立场调整到中间路线上去；抓住克林顿政纲中的弱点，提出有鲜明特色的政纲；找到一位合适的副总统候选人。

在上次大选中，德克萨斯州富翁佩罗的突然参选损害了布什总统的地位，这是克林顿当选的原因之一。在今年大选中，第三

党因素仍是一个大变数。目前，现实的第三党运动有两个：一个仍是佩罗，他已把上次支持他的选民（当时称“美国万众联盟”）组织成“独立党”（在加州又称“改革党”）。该党正在努力把自己的候选人登记到50个州的选票上，并定于夏天召开党代会，以确定由谁参选。一般认为，这一次很难说佩罗党对两大党中的哪一个更不利。对克林顿来说，佩罗党成员的“反在职者情绪”比一般选民强烈得多，尽管多尔也是政坛老面孔，但是显然这股情绪更不利于现职总统；另外，佩罗本人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克林顿当有过尖锐交锋，因此他个人的矛盾更多是对准克林顿。对多尔而言，佩罗党的成员多属共和党，而且佩罗的政治哲学与多尔相近，结果当然会从多尔这方面拉走一些选票。另一个第三党运动是美国消费者运动领导人纳德最近的参选。纳德的支持者多属民主党自由派，必然会分走克林顿的一些选票；此外，纳德重点在加州竞选，而获得加州是克林顿争取胜利的核心所在，因此，纳德的介入是使克林顿头痛不已的新动向。

美国大选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与上次人选相比，外交问题在今年选举中将稍微突出一些。冷战后，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一样出现了“内向化”现象，即公众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国内问题上，对外交事务的兴趣下降。结果在上次大选中，除了个别外交问题，竞选的话题完全是国内性质的。这一以国内为主的冷战后的模式仍将主导今年大选，但是关于外交的争论会略为多一些。主要理由在于，1992年大选正值美国经济处于衰退之中，因此国内经济问题几乎压倒其它一些问题；而今年经济形势较好，人们的关注点不是那么集中，因此竞选中的争论话题也就多样化了，外交问题会相应受到更多讨论。

另一个理由在于克林顿的外交政策。在本届任期的后两年，克林顿对外投入较多，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在外交上的不少成绩（波黑、海地、索马里等），被人称作是“特蕾撒（印度修女、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修女式”的，即不是从现实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出发，而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同时，克林顿时期美国与中、俄、日、欧等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关系都出现了问题。因此，其对外政策有可以供对手攻击之处。更重要的是，克林顿的对外政策明显地与国内竞选的考虑有关。例如，他对北爱尔兰和平的介入，与争取爱尔兰裔美国人的选票有关；他积极支持北约东扩，则与争取中欧移民的选票有关。这样的政策特别容易引发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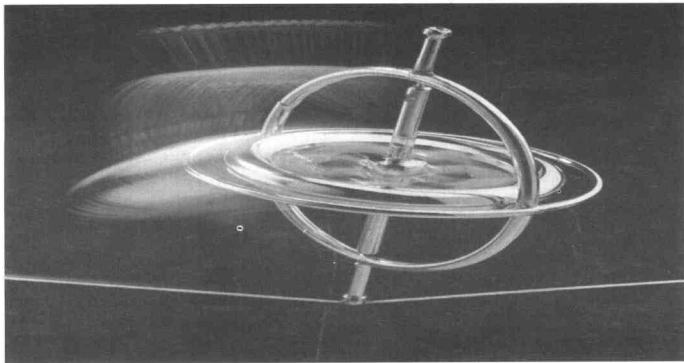
布什总统的对华政策曾在大选中遭到民主党国会和克林顿的强烈抨击。在今年大选中，对华政策问题仍将是外交争论中的一个热点，原因主要包括：第一，近来中美关系波折不断，问题很多，加上美国舆论界和某些政界人士的误导，许多美国公众对华抱有不友好态度。第二，1994年中期选举后的国会（特别是众议院），共和党新人很多，他们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而党派色彩却极强，因而急于在对华政策上向克林顿发难。第三，由于在选举中落后，并且缺乏攻击克林顿的有效手段，多尔借中国问题做文章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在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中，是否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是目前最紧迫、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一方面，在中美之间的问题清单中，台湾问题稍稍降温，而双边贸易不平衡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却突出起来。另一方面，在今年选举中，有关对外政策的争论，贸易问题占据特别重要位置。布坎南在共和党预选中就是通过高举“经济民族主义”大旗，赢得不少支持的。

目前，国会（特别是众院）共和党议员多数要求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多尔在其竞选班子的鼓动下，从选举角度出发，也已表示将脱离他过去一贯坚持的、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立场。美国舆论认为，附加条件的议案肯定会在众院通

过，在参院通过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大选年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有两个着眼点：一是对中国适度强硬，不给共和党留下把柄，以免影响其当选；二是不让中美关系完全失控，那样也会损害其当选机会，更不用说损害其国家利益了。具体到最惠国待遇，从第二点考虑，克林顿更可能从稳定中美关系人局出发，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地位，而且会否决共和党国会的有关反对议案。共和党一般没有能力以2/3多数票推翻克林顿的否决。但是从第一点立场出发，克林顿当局必将以别的方式或在其它贸易问题上摆出对华强硬姿态。最近美国代理贸易代表声称，因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美国可能依据其“301条款”制裁中国。这一威胁，也许是克林顿当局对华新的强硬贸易政策的先兆。（截稿日期：5月8日）▲



树欲静而风不止

评美国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

周世俭

今年围绕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斗争将是无条件延长和有条件延长的斗争，将会有比较激烈的争论。争论年年有，今年可能会更激烈一些，因为今年是大选之年，对华政策将成为热点问题之一。

一、什么是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是国际贸易中常用的一项制度，又称“非歧视性待遇”。指的是缔约国双方在通商、通航、关税等方面相互给予的不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或豁免待遇。条约中规定这种待遇的条文又称“最惠国条款”。最惠国待遇是世界各国之间进行贸易的基础，也是两国经贸往来的基本条件。

1991年6月19日，在参议院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听证会上，美国副国务卿伊格勒伯格明确指出：“诚然，‘最惠国’一词系用词不当。最惠国待遇并非只是给予美国最亲密朋友的一种特殊的或享有特权的地位，它是世界贸易的一个正常基础。目前美国没有给予这种地位的国家不到12个。即使与我們有着深刻分歧和我们对它们进行广泛贸易制裁的许多国家——如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和南非等——都依然保持着（美国给予的）最惠国贸易地位。而且事实上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给予了中国最惠国待遇。”

二、美国依据什么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

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402款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和1979年中美两国签定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规定，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实行移民自由就可以享有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这种最惠国待遇是相互的，绝不是一国对另一国的恩赐。

从1980年2月1日“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正式生效以后到1989

年，每年美国政府和国会都因中国在移民方面没有问题而作为“例行公事”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自1990年以来，美国国会一部分议员以所谓人权、敏感武器扩散、贸易逆差甚至中国的计划生育等问题为借口，多次提出议案，试图取消或者有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成了一个筐，中美之间什么分歧都往里边装。美国朝野一些有识之士批评国会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滥用职权”。美国是个讲法制的国家，国会是立法机构，议员是立法人员，理应依法办事，而不应滥用职权，不按法律办事。今年美国国会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将围绕着知识产权、人权、外贸逆差、敏感武器出口和台湾海峡局势等问题进行争论，这里没有一条是属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所规定的內容，这是违背美国贸易法的。

三、美国若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如果美国取消我国最惠国待遇，将对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的理由成立，美国政府将不得与中国签署任何商务协定。因而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纺织品协定、海运协定、航空协定等将不能再继续执行；再加上美国海关将对我出口产品实行歧视性高关税，势必大大削弱我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很多产品将被迫退出美国市场，我国对美国出口将面临极大的困难。

由于美国海关实行产品原产地规则，取消最惠国待遇后，所有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产品对美国出口也因产于中国而被征以歧视性高关税。我国劳动力和资源低廉的优势将随之丧失，因而将严重影响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日本等其它国家对华投资，也势必对我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造成严重影响。

仅以上两方面就将影响我国几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美国政府为什么至今没有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1991年4月18日,路透社记者施叶辛说,最惠国待遇是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常备而不用武器。

美国政府之所以没有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主要是出于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战略因素和美国在华利益等几个方面的考虑。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是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和经济利益的。

(一) 经济因素

1. 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是一把双刃剑

从经济贸易关系来看,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对方,也伤害自己;既伤害美国的出口企业,也伤害美国的进口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按照世界银行1994年的估算,取消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多付出140亿美元的代价。按照美方的统计,1995年美中贸易额已达573亿美元,超过了美英贸易额(557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并且已逼近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德国(美德贸易额592亿美元)。从1993年起,中国就已成为美国第四大进口贸易伙伴。按照中方统计,1995年中美贸易额达408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进口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是第三大出口贸易伙伴,仅次于香港和日本。目前双边贸易额在中国和美国各自的进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分别达到了14.5%和4.3%。截止到1995年底,美商在华实际投资额已达108.5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台湾地区而居世界各国在华投资之首。中国已成为美国商品和资本最具潜力的新兴市场,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性很强,中美经济贸易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两国在经济贸易上的依存度越来越大,中美两国已成为对相互国家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互利的经济贸易伙伴。经过近几年来关于最惠国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的美国朝野人士已经认识到维持中美相互间最惠国待遇对彼此的重要性。

2.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如果取消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作为中国商品最大的转口基地的香港,必然要受到重大打击。正如香港报纸所言:取消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对香港经济的影

响则是灾难性的。另外,香港、台湾对中国内地的投资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额的近70%,取消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香港、台湾所受到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从1990年以来,每年春季,香港商界都要组团赴美为维持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进行游说活动。他们的口号是“为维护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奋斗”,实则也是为了维护香港的利益而奔波。就连香港总督彭定康今年5月也要再度赴美进行游说活动。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对香港的利害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在香港和台湾也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美国在香港投资110亿美元左右,在台湾投资50亿美元左右。1995年美台贸易额483亿美元,美港贸易额245亿美元。作为香港、台湾重要的海外市场 and 重要的投资者,美国当然希望香港、台湾稳定繁荣。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必然使香港的经济受到巨大的损害,台湾的经济利益也将受到影响,进而影响美国在香港、台湾的经济利益。

3. 日本、欧盟坐收渔翁之利

1994年初,美国开始实施出口战略,商务部在全球挑选了十大新兴市场,中国位居榜首。取消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也就损害了中美经济贸易发展的基础。美国等于把中国这个新兴的大市场拱手让给了日本和欧盟,可谓为渊驱鱼,愚鑫之极。这绝对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

(二) 政治因素和战略因素

取消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美两国关系将面临破裂的危险。这不符合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中国作为占世界人口1/5的核国家,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大国否决权,对发展中国家有着广泛的重要影响,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稳定因素。当今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作为政治上的极早已存在,作为经济上的一极正在逐渐形成之中。这些都是任何一位美国当政者和美国朝野有识之士所无法忽视的。

从1950年至70年代初的20多年中,美国先后在朝鲜和越南打了两场战争,耗资巨大,损失惨重,使美国从“金元帝国”的顶峰上颠落了下来。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美国在远东没有再打一场战争,这与中美关系的改善不无关系。

克林顿总统上台后,当务之急是振兴美国经济。从加强国家实力出发,克林顿总统重视推行经济外交并把它作为美国全球战

战略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11月份西雅图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会议和此后的茂物会议及大阪会议都表明美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行亚太经济合作。中国地处亚太地区中心,近些年来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离开了中美经济贸易合作、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一半就落了空。

从长期因素来看,中国作为21世纪潜在的经济大国已初露端倪。中国经济正在高速发展,已经开始腾飞。本世纪末之前,香港与澳门将陆续回归祖国,21世纪初台湾海峡两岸可能会和平统一。届时中国将作为世界经济巨人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正如尼克松先生所言:“难道我们甘愿在下一个世纪做中国的手,而不是盟友的风雨吗?”而且美国的一些学者早已认为,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外政策上最大的失误,莫过于把中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从1980年到1992年的3年中,布什总统力排众议,多次否决国会提出的、坚持给与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其实每年都是有条件的,只不过没有写在文件上,而落实在两国的交涉之中。1993年初,克林顿入主白宫。5月28日克林顿总统颁布行政命令,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一年,“但明年是否延长最惠国待遇将取决于中国是否在改进人权状况上取得重大进展”。1994年3月中旬,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他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企图使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让步。但他却碰了壁,并且遭到了美国国内强烈的抗议。克林顿对克里斯托弗的北京之行“感到失望”。同年4月6日,800家美国公司、协会联名致函总统,“强烈要求延长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把贸易制裁与人权分开”。5月17日,由106名众议员签名的公开信,敦促总统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在内外压力下,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总统宣布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把人权问题同每年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他认为这符合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美国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偶然的,现实主义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考虑战胜了理想主义。克林顿总统的决定,表明美国政府在有关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向前迈进了一步,改变了将人权作为先决条件的作法,因而是明智的,是有利于发展双边经贸合作和改善中美关系的。但这还不够,只是划了“分号”,而不是“句号”。中美两国工商企业界和美国朝野有识之士应继续努力,推动美国政府和国会,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机,撤消对等最惠国年度审议的作法,为中美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提供一个良好而稳定的环境。

1994年8月16日,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芝加哥市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的自由人权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不会按照美国的吩咐来治理国家;世界各国国情不同,美国不应当到处去给人家上课。他说他在1992年大选时受到竞选对手的严厉批评,指责他不采取强硬手段来制裁中国,不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现在事实说明他的政策是正确的。

1995年2月12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了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文章,题为“克林顿:善于制定政策,拙于具体实施”。文章指出:“政府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态度的转变也反映了政府能够看到经济后果,尽管有些晚。在由于人权问题上的争端而把中美关系拖到破裂的边缘之后,政府终于认识到了它的政策给国内经济带来的损失,因而彻底地改变了这些政策。作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令人痛苦,而且也很丢面子,但是其结果是正确的。”

最惠国待遇是两国经济贸易往来的基本条件。经过这些年来关于最惠国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的美国朝野人士已经认识到维持中美两国之间的最惠国待遇对彼此的重要性。中美迅速发展经济贸易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的。但是目前美国国会仍有一部分人逆潮流而动,甚至违背美国的利益,伺机向总统发难,炮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必须附加条件的议案,甚至要求把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重新挂钩。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被卷入到美国两党的党派争斗当中去了。从1980年以来六年的事实充分说明,当共和党(布什总统)在台上时,国会里是以民主党为主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多次发难;而当民主党上了台(克林顿总统),国会里则换成以共和党为主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多次发难。这些议员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不是为了广大选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一党私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最惠国待遇是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础,应当是无条件的。1974年贸易法402款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是阻碍中美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合理的规定。美国国会应当取消或修改此项法案,取消年度审议的作法。1994年2月份,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鲍卡斯说:“每年都威胁中国要它对采取消贸易制裁的政策是不起作用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是过时的工具。有关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核心法律,即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是一项冷战法律,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对此,美国朝野许多有识之士正在逐步形成共识。(截稿日期:5月2日)

▲

“美国最终会延续 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访美国前商业部副部长、现耶鲁大学
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顿

本刊记者 冯晓明

记者：目前，中国是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1995年中美贸易额达408亿美元。最惠国待遇是中美两国正常贸易的基础。因此，即使从美国自身的利益出发，美国也有足够理由来坚持而不是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否则，不仅会损害包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在内的中国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有可能把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拱手让给日本与欧盟。您认为是这样吗？

加顿：延续最惠国待遇的重要性在于它会使中美两国同时受益，因为两国可以通过扩大贸易规模而取得很多利益。如果最惠国待遇得不到延续，最大的问题是两国贸易规模会缩小，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量会锐减，同样中国政府也会排挤美国的出口产品，结果是两个国家的利益都将遭到损失，会因此而失去许多就业机会，会失去正常贸易所带来的好处。所以，我认为这样做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多数美国人是不愿这么做的。但是，我同时也相信，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个问题的投票结果，会以微弱多数通过。这是因为国会中有许多人由于贸易之外的其它问题而希望看到两国的贸易关系被切断。不过这些人不是多数，所以最终两国之间正常的贸易关系会得到维持，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也会得到延续。

记者：上周，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表示支持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以前金里奇一直以对中国持强硬态度而著称，现在他态度的这一转变是否有政策上的含义？

加顿：美国政界常常有许多政治游戏。因为现在总统大选在即，所以一些对政治因素的考虑就显得格外突出。有许多人想通过采取与克林顿总统相反的立场，来表示他们的不同。如果克林顿总统表示愿意延续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就会有一些其他人说这是一个错误，以此来表明他们并不是站在克林顿总统一边，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的。这些人会对不同的观众讲不同的话，实际上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仅仅是由于政治上的动机。



本刊记者冯晓明

所以真正到了投票的时候，我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会投票赞成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很强烈的反对情绪，所以投票的结果，也许赞成和反对的票数会比上次更接近一些，但最终通过是没有问题的。

记者：在克林顿总统当选之前，他本人也是反对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

加顿：是的，所以我刚才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目前的情形是，同十几年前相比，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现在关于中国的许多争议，恰恰反映了中国地位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中国与美国会成为下个世纪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就象任何两个主要国家一样，它们会时刻关注着对方。一方面会把对方作为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也会存有戒心，这两个国家既是伙伴又是对手的关系，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一点这样的倾向。美国国会中的许多人不知如何来处理这种关系。他们讲话只是信口道来，并没有想到要对彼此负什么责任。因为到头来并不是他们制订规则，规则最终是由总统来制定的。中国似乎一夜间从孤立和封闭中崛起，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变得如此强

大,以至干美国不能再忽视中国,不得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合作伙伴。这样美国人不会感到一时无法适应。关于中国的许多争论就反映了美国人试图理解这一处境的困惑。

我认为,美国人民是非常喜欢中国人民的,中国人口众多,但很团结,很有教养;我们很敬仰中国文化。(记者:这种敬仰是由来已久,还是几年前才开始?加顿:噢,几百年之前就开始了!)我们欣赏中国很强的家庭观念以及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更重要的是,我们欣赏中国人的幽默感。无论什么时候美国人与中国人在一起,只要不涉及政府,谈话总是会十分融洽。因为中国人与美国人是相相似的,既严肃,又不至于幽默感。我遇到许多其它国家的朋友,他们都说与中国人相处很愉快,我们美国人也有问题,我们对中国人的感觉要比许多其它国家的人亲切得多。但一旦有政府介入,忽然之间,一切都变得很意识形态化。不过,我认为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有可能会逐渐消失,因为随着中国社会更多地对外开放,更多地介入世界经济,我们两国政府也会越来越更好地相处。但我们也要承认,目前中美两国的确存在分歧,政府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加以解决。

记者:您刚才强调政治上的原因,是否指美国两党之间的党派斗争?

加顿:我不认为两党政治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我认为两党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记者:但是,确实由于美国的两党之间不断的攻击、斗争,从而影响了美国的政策?

加顿:表面上看是这样,但两党斗争仅仅是因为他们要表示他们政治见解的不一样,否则他们就没有可能在竞选中取胜。如果他们都同意总统的主张,那么国会就会说,好吧,我们就推举他连任总统。因此,在野党会竭力去发掘并揭发执政党的失误,希望总统真的犯错误,就可以取而代之。这是我们国家政治体制运作的方式,因为我们有两个政党,其中一个总是要挑另一个的毛病,尤其在人选之际,更是如此。

记者:您的话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在大选期间会有一些波动,而大选之后,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多尔当选,对中国的政策基本上都不会改变?

加顿:是的,我想他们会采取非常相近的政策。而且我们知道,多尔和共和党历史上是一贯主张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所以即使多尔上台,也会同意延续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虽然我并不认为这一切都会一帆风顺,但中国对美国是如此重要,绝不会因为美国内部的两党之争而改变政府的对华政策。

记者: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是冷战的产物,现在应当修正或取消。也就是说,应该取消对中国最惠国待遇年度审议的做法,这样才有可能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现在克林顿政府把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是十分明智的做法,最近美国政府还会有进一步的新措施吗?

加顿: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虽然是冷战时期产生的,但它已成为美国法律的一部分。在中美总体关系完全改善之前,要修正或取消这个法案是非常困难的。如果现在要改变,就会有许多人反对。虽然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但需要国会大多数人投票同意,这在目前还不具备条件。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总统不能修改法律,他只能阻止一个新法案的施行,但无权取消旧的法案。而目前,在国会中有一种看法,认为中美关系还不够好,在这种情形下,修正杰克逊-瓦尼克法案的时机尚不成熟。但若十年之后,如果情况有大的改善,这个法案是有希望得到重新修正的。

记者:您所说的情况改善主要是指什么?

加顿:例如中美的贸易关系有显著改善,中美在核武器销售方面的问题得到解决等等,但主要是经济关系的改善。

记者:那么,美国在人权问题方面的争论又会如何?

加顿: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会得到很大提高,而这是人权概念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到时候,人权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经济改革,外贸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请问您对今后中国外贸体制改革和外贸政策走向有何见解?

加顿:我认为,中国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需要进一步的外贸改革,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它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现在中国之外的其它国家有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中国应该首先承诺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的改革。其次,对于目前尚不具备条件进行改革的部分,中国应该承诺一个时间表,即一个最终期限,届时中国要取消更多的贸易壁垒。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中国也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所做的大多在中国内部,而外界同样关心的是中国内部与外部的关系问题,这就有赖于通过外贸体制的改革来解决。所以,我预期中国会有至少一年时间的艰苦工作。▲

冷战后美国的霸主地位 还存在吗？

编者按：1996年3月7日，《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举办了以本刊第一期上同名文章《透过美国看当今世界》为主题的研讨会。国内著名专家、学者20多人参加了会议，并进行了口头或书面发言。本刊第二期发表了其中的两篇书面发言文章，这里再摘要刊出会议的口头发言。

美国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在上升

周世俭（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苏联解体后，世界出现了“一超多强”的格局。从表面上看好像美国占了上风，巩固了其霸主地位，但实际上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了。“西强矛盾”在上升，西方国家之间，尤其是西方国家与美国的矛盾明显地突出出来，最近关于世界服务贸易的协议是在美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达成的，这在以前是没有先例的。放眼世界的未来，也许“一超多强”的局面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世界总的趋势是在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现在从政治上着，美国还是一个霸主，还继续在世界称霸，但其霸主的权威却大大不如以前了，欧洲、日本越来越强调自己独立的政治意图，美国的指挥棒已经不太灵了，一呼百应的威风已成为陈年旧景。从经济上看，美国的霸主地位更是在动摇，随着它经济实力的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发

展已经对它构成了强大的威胁和挑战。就目前来看，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美国与西方国家的矛盾都在上升，可以预计今后10年这些矛盾将会愈演愈烈。中国应充分利用它们的矛盾，从中获得我们的利益。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 并没有下降

张宇燕（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从博弈论讲，虽然西方国家与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就长期看有缩小的趋势，但现在无论是欧盟还是

日本，它们的经济实力差不多，都还不具备与美国相抗衡的经济实力。因此，美国存在一种“四两拨千斤”的优势。

还有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怎么强调都不过份的。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日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开始上升。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年来这一趋势不仅停止了，而且美元占各国外汇储备的比重又有进一步的提高。世界货币有很多优势，有一种帝国利益，它类似霸权收益、霸权红利。它的位置一旦确定之后，就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无形资产，产生一种很好的预期。

现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有点象家父子弟之间的争吵，尽管相互存在不满，但一旦它们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矛盾突出出来之后，它们又会很快地站在一起。比如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美国坚决反对，实际上是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反对，因此，它们之间的争吵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它们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同盟关系。

关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我有一个总的判断，即90年代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还略有上升，其占世界GDP的比重过去是22-23%，现在为23-24%。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霸主地位还是由其经济实力决定的，因而美国的霸主地位还可能持

续相当一段时间。

世界霸主是靠让市场 来作为其领导世界的基础

虞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贸易史中有一个怪现象, 即美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全是逆差, 包括它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如此, 这与我们平时所想象的情况不一样。实际上, 美国过去的霸主地位是它的工业革命以及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廉价的工业品的冲击所造成的, 可我们一般总认为是美国的海外贸易顺差带来的, 就象日本的崛起是由长期顺差所造成的一样。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世界霸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所谓世界霸主就是要给世界让市场, 或者说, 世界霸上是靠让市场来作为其领导世界的基础。这是美国贸易史的作者秘而不宣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制度经济学所讲的是自由市场经济, 世界财富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来扩大。而自由贸易的前提按照产权学派的说法就是产权, 产权要用暴力来保护, 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一个合法的暴力组织就是政府。当然, 也可以不通过政府而通过私人之间的谈判来形成不受政府保护的产权, 但这种产权的效率却很低。所以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基础是暴力, 合法的暴力。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产权都是由本国的军事力量来保护的, 保护程度取决于各国军事力量的对比, 哪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最强, 其具体产权保护就最有效率。

用这个道理可以解释现在的美元。现在美元不断贬值, 可大家还信任它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人们对于美元的信任就是美国的无形资产。

没有国际货币, 世界市场就无法交易

茅于軾(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如果说美国的霸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靠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来维持的, 那么我想谈的问题是, 为什么要有世界货

币, 没有世界货币不行?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讲价格是经济的“地心引力”, 其实美元就与地心引力差不多。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个价格系统中, 已经习惯了它就犹如习惯了地球引力一样, 从而忽视了价格体系的存在, 忽视了价格的作用。比如我们经常说靠着不断完善科学技术, 物质就可以不断地丰富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句话就忽略了价格体系的存在。因为虽然科学技术可以花样翻新、千变万化, 但其中能够商业化的, 即能够赚钱的只是极少数, 只有极少数的能够解决稀缺性。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使物质不断丰富起来, 靠的就是它对稀缺性问题的解决。而稀缺性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一个价格系统。一项科学技术实施的结果是赚钱还是赔钱是在特定的价格背景下运作的, 这个价格背景变了, 这项科学技术赚钱与否也就变了。在一个价格体系中不能赚钱的科技成果, 在另一个价格背景下就有可能赚钱。美国人的头脑中就存在一个价格背景, 这个价格背景主宰了他们的一切行动, 他们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中的行为, 就是受其国际价格系统支配的。

我们能否需要一个国际货币? 可能是不行的。如果没有国际货币, 各国的货币都在世界市场上流通, 那么世界市场将无法交易。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就无法建立国际价格体系, 而没有国际价格体系, 就无法进行国际贸易, 各国都将失去自己的比较利益。所以说, 国际货币是不可缺少的, 是必需的。但它是否一定得是美元则不一定。当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 它的确存在着被其它货币取代的可能性, 现在美元就正面临着被其它货币取而代之的危险。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至少需要两个条件, 一个是币值稳定, 另一个是交易量大。目前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主要障碍是币值不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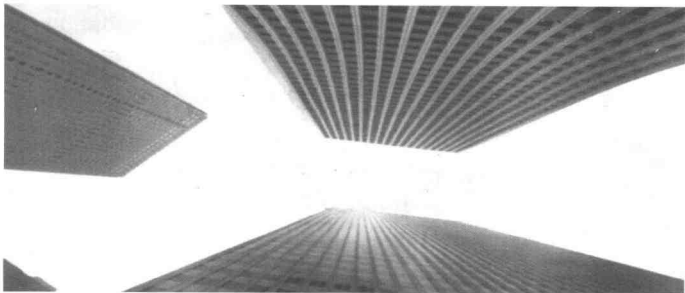
美国正在由中年向老年转变

赵一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美国在变, 由中年向老年转变。纵观美国200年的历史, 现在

的美国与里根以前的美国很不一样了。那时美国正当年, 自信、果断, 现在却变得忧郁、焦虑、反复无常。二战后美国所制定的与苏联的冷战战略也就是在杜鲁门总统与美驻苏大使等人开了一周会后就拍板定下来的。这个战略至少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是不错的。里根上台之后, 老是想建立国际新秩序, 可是一直到今天美国也没有能够搞出一个一致的方案来。其原因不能简单地说是美国衰落了, 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仍是非常强的, 甚至更强了, 前苏联解体后, 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向美国挑战。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人心态的变化。80年代在美国的主要报纸中很难见到中国的消息, 那时美国人看中国的事就象看月球上的事一样。现在不同了, 美国的大报小报甚至专栏作家都在谈中国, 议论中国所发生的事情, 真有点把中国看重了, 过重了。这反映了美国人的心态, 它与能国对抗了几十年、元气大伤。冷战刚刚结束, 突然发现中国强大了起来, 美国一下子还不太接受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现实。

美国的问题要出 也不会出在经济上

金灿荣(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第一, 客观力量, 包括硬力量和软实力; 第二, 相对国际关系结盟关系; 第三, 主观因素, 即它的意识力与能力。从前两个因素来看, 美国的国际地位应该说非常好, 甚至是战后最好的时期。但是, 如果把第三个因素也联系起来看, 就无法得出这一结论了。现在美国的问题正出在它的内部, 它对自己没有信心。长期以来, 美国一直具有一种优越感, 二战后这种优越感表现为超级大国意识, 这种超级大国意识给美国带来了一种美国式的忧患。它不甘心做老二, 凡是它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它都要争第一。美国的忧患意识与其它国家不太一样, 其他国家忧患时是真有问题了, 而美国则不一定。我们在看美国时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即我们所用的材料、方法甚至语言还都基本上是从美国人那里得来的, 因此, 我们或



或多或少地被他们的特殊的忧患意识牵往思路。如果我们不愿受此影响而要多把握住一些事实的话,就必须对它的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批判。最近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共识:美国的问题要出也不会出在经济上。从近年来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来看,它的应变能力还是很强的。美国的问题要出就是社会问题,美国的社会问题比较难以协调。但社会问题到底严重到哪一步,是否会损害它的经济创造活力还需要研究。关于这个问题美国与外界都还没有看透,但它却是一个决定美国未来走向的关键问题。

真正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是 其价值观念的变化

王辑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长、研究员):目前,美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国内价值观念的变化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

当美国人把注意力从冷战转向国内经济时,其传统经济观念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挑战。惊人的贸易逆差、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动辄下跌的美元汇率,都在动摇着美国人对本国经济制度的信心,

使美国人对自己长期以来奉为主脑的一套经济运行准则产生了怀疑。克林顿政府已经开始谈论过去被视为禁忌的“产业政策”,向扩大政府干预的方向迈进了一步。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转轨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和结构,提高联邦政府的决策力和效率。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医疗保健计划,就需要以极大的魄力去触动过去那种单靠市场力量提供医疗保险的观念,推动政治权力下放,实行税制改革。

与生活生活紧密相联的社会价值观念也受到了猛烈冲击。保守派,特别是一部分工商界人士,忧心忡忡地抱怨美国人的工作精神今不如昔:当代美国人偏好借贷消费,不愿储蓄;凭兴趣择业、朝三暮四;热衷休闲、害怕艰苦。特别糟糕的是美国的教育状况,青少年学习热情不高,尤其不愿学习枯燥的理工科。企业界人士把这种现象归咎于自由派知识分子,指责他们把社会注意力和资源过多地用于表面的公平,在保护少数、保护弱者、崇尚多元化的旗帜下,政坛整日充斥着有关女权、同性恋、堕胎权利的争辩,而教育、职业道德却被忽视。自由派对这种论调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美国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进步缓慢。特别是80年代里根所代表的保

守主义回潮,使得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种族冲突加剧。因此,现在美国政府应该加大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他们认为,生活质量是不能单纯用经济收入来衡量的,还要看人们自由选择的余地。

美国传统观念受冲击最猛烈的是在文化领域。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以移民国家和文化的多样化自豪。但这种多样化又一直有一个主流,即所谓“瓦斯普”价值观(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中的新教徒)。自美国立国以来,“瓦斯普”的核心价值观是不容置辩的,其它的种族和宗教集团尽管可以保留自己的特色,但必须最终汇入主流文化。然而近年来,一些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移民集团,开始拒绝按传统的文化模式改造自己,拒绝认同于白人基督教主流社会。他们从语言到行为规范都有自己的一套,种族冲突也开始出现于非白人之间,如非洲人后裔同韩国人后裔之间。

▲

(王辑思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全球竞争中的 中国发展战略

陈 平

编者按：陈平博士，现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校区普里高津统计力学及复杂系统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他是一位物理学家，转而进入经济学领域，运用物理学、数学的原理和研究方法，来探讨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早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他就发表过一系列极有创见的文章，涉猎多个领域，启发和影响了许多青年研究工作者。

陈平博士在此次回国讲学期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的邀请，于4月8日就有关地缘政治、全球战略以及国际金融与贸易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演讲。现将主要演讲内容整理摘列如下，以饷读者。

一、热力学定律与经济非均衡系统的研究方法

著名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在孤立的系统中，熵永远是增加的。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说“人总是会死，差别最终会消失”。如果系统的演化只是这一个方向的话，世界的演化只有趋同性，没有多样性。如中国的世界大同的思想，以及西方

认为全世界会收敛到资本主义，都是这种观念的反映。均衡经济学与股票理论等，根据的都是古典热力学，是一种扩散模型。

俄裔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高津认为，热力学定律需要扩展，因为它与社会现象和生物现象的演化过程相反，后者是由简单到复杂，如物种进化、劳动分工，往往越来越复杂，这恰恰是差别的创生，而不是差别的消失。

普里高津的贡献是将热力学系统分为三类：一类是孤立系统，秩序一定趋于瓦解，差别最终消失。经济学上的例子是平均主义的原始公社；二是封闭系统，只和外界交换能量，不交换物质信息，产生静态结构，类似盐的晶体。半封闭系统的近似例子是中国自给自足的地方小农经济，周期性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并不发展劳动分工；第三类是开放系统，如生命、社会那样的耗散结构，要不断吸收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这种系统远离平衡，又有非线性性的相互作用，所以会产生由简单到复杂的结构演化。

当前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系统的理论。它认为可以把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理搬过来，类比保守系统中的势函数，搞出优化的效用函数和利

润函数。没有摩擦力的均衡经济只能是纸上谈兵，描写物物交换还行，解释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和规模经济毫无办法。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家根本不知道长期均衡在哪里，如自然失业率概念，60年代说是4%，现在美国说7%，西欧说13%，到底多少，无从确定。

假如认为经济系统是静态的、均衡的，则经济行为没有历史，没有记忆，短期行为为不可预测，长期均衡可以预测。假如经济系统本质上是非均衡、非线性、非稳态的，则经济行为有记忆与历史相关，和天气预报相似，短期行为可以预测，长期演化难以预测。我们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研究经济现象的非均衡演化应当采用新兴学科复杂系统的研究方法，其方法论的基础，是非平衡态热力学和非线性动力学。

二、生态—技术—人口—经济—文化：中西方经济结构对各自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如此漫长？李约瑟的问题是：为什么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于西方，而不是中国或者印度？

中国从秦始皇起的历史王朝，一贯都